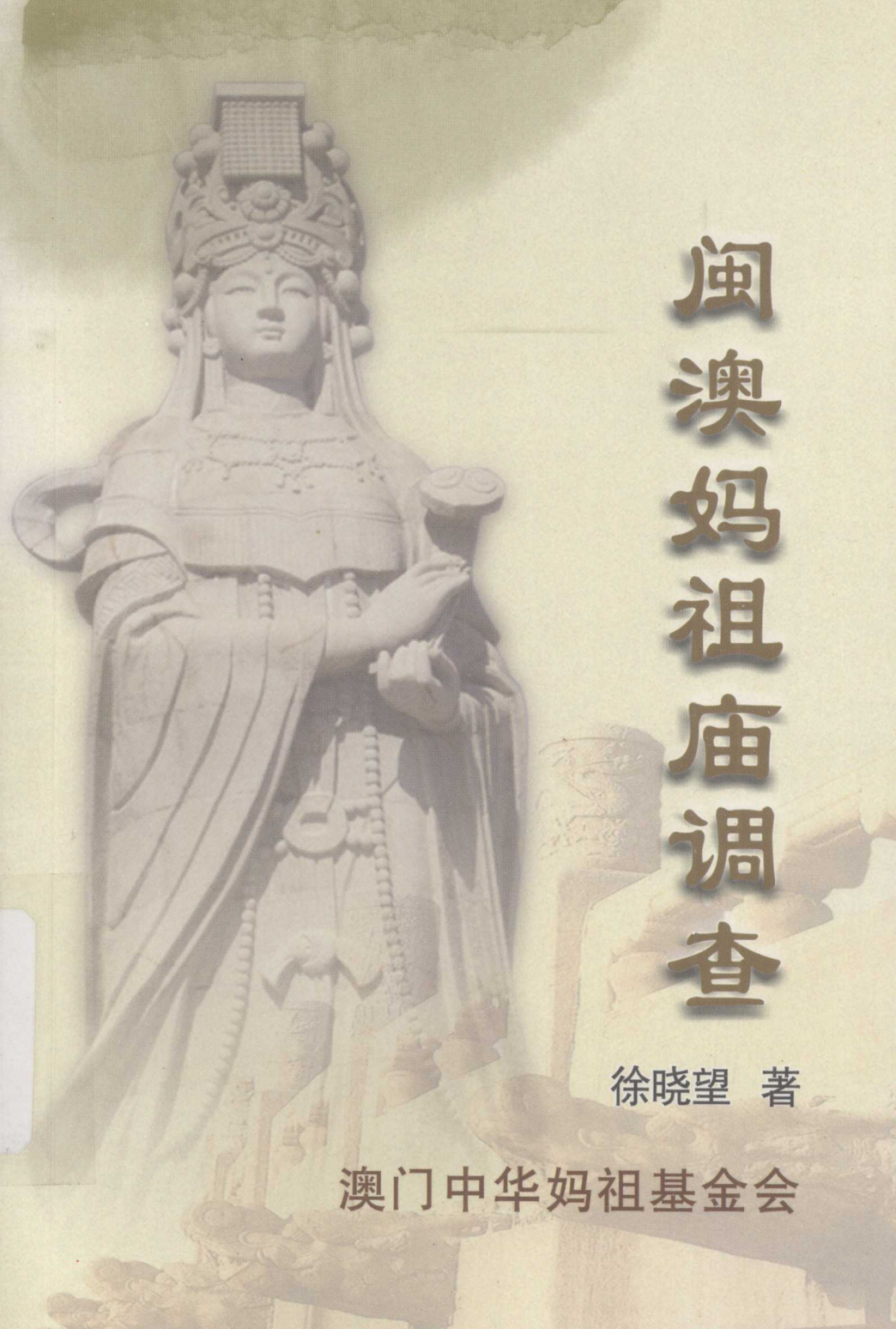




闽澳妈祖庙调查

徐晓望 著

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

闽澳妈祖庙调查

徐晓望 著

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

2008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澳妈祖庙调查/徐晓望著. —澳门, 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出版 2004, 9

ISBN978 - 99937 - 830 - 1 - 5

I. 闽… II. 徐… III. 文化史—澳门

IV. K295. 7

闽 澳 妈 祖 庙 调 查

徐 晓 望 著

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 出版

福州兴凯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5 印张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978 - 99937 - 830 - 1 - 5

K · 36 定价: 25.00 元

自序

19 世纪末期人类学传入中国,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过去,清代考据学家做学问的方式主要是在书斋里考证经典的注释,尽管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其局限性。其一,考证的对象仅限于雅文化的范畴;其二,主要采取以书证史的方式,研究的范围从文献到文献。因这一特点,中国传统的学者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个性。人类学传入后,底层社会的俗文化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走向社会更成为学界一致的呼声。20 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已经有了一批应用人类学的优秀成果,这就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等书。其实,毛泽东也是一位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大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都体现了人类学的基本特点;他到了中央苏区之后,还做过著名的《才溪乡调查》等代表作。我的导师傅衣凌先生也是这方面的名家,他研究历史,专找当时学者不屑一顾的民间文献,诸如地方志、族谱、田契、收租簿,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因而,他的著作《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等书至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1982 年,我有幸成为傅衣凌先生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傅衣凌先生就指导我们下乡调查民间文献。当我选择“闽浙赣三省边山区经济”作为我的硕士论文方向时,他要求我少跑大城市,多走山区。在他的要求之下,我在山区调查二个月,收集了不少民间史料,更深刻地认识了东南山区经济的特点。其后,我写的《河口考察记》在先生推荐下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 年后,

一位台湾学者介绍我说：“是写《河口考察记》的徐晓望”。听到这句话，我感慨系之，更感谢傅先生为我打下的专业基础。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热潮再次席卷中国大陆，英美各家人类学派都被介绍到中国，历史学界也掀起了一股人类学高潮，许多青年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引进人类学理论，以图改造传统的历史学。然而，二十年后回顾这一浪潮，会觉得这一代人的成就不如 20 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一批学人，再没有出现《江村经济》、《金翼》之类开创性的杰作。究其原因，我认为是新一代人太重视西方人类学理论新潮流，他们在引进西方新理论那里花费太多的精力，加上繁重的教学任务，使他们用于调查的时间太少，因而也不可能有重量级的作品出现。

我是历史人类学中的“行脚派”，我对人类学的基本体认就是一——走出书斋，调查社会，忠实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在理论学习方面我是很懒的，我觉得西方人类学正在进入追逐时髦时代，每隔三五年，都会有一种新理论提出，这些新理论出现后，传统理论往往被视为过时的东西，谁不能跟上时代，谁就受到大家的歧视。事实上，中国学界就有不少学者为其跟不上西方理论而自卑，从而在人类学大门前徘徊不已，想进入，又怕人讥笑，“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逐西方时髦的人类学新理论，反正这些理论的寿命也不过三五年而已，等我们学会了，它可能已经过时了。与其学习这些不断更新的理论，不如做一些扎实的调查，而且人类学的本质就是走出书斋，也就是说，书斋中没有人类学，停留在书斋探讨人类学理论，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在调查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对人类学有独体的体会，才能丰富人类学，才提得上发展人类学。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最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体会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各种人类学理论。

我做东南妈祖庙的调查,已经有 10 来年了,若说有些特点,应是对相关地方文献的研究。我觉得以往的调查过多重视口头史料的收集,但在调查中我发现,中国农村庙宇的主持者为了强调自身庙宇的神圣性,每每编造神话故事,或是夸大祖先的历史,他们的叙述与文献记载有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若是完全相信叙述者的口述历史,往往会落入陷阱;其次,我也发现许多调查者对地方史料不熟悉,因而在叙述某一家族、某一神庙历史的时候,犯下许多错误。由于这些原因,我觉得不论做任何一个庙宇的调查,最好能够穷尽地方史料,而且,重视这些史料的分析,常常可有独特的发现。在本书中,我提出妈祖称呼的由来与厦门最古老的妈祖宫有关,马祖列岛南竿塘的天后宫在清雍正年间已经被称为妈祖庙,这都是研究地方碑刻、方志等史料得出的结论。

当代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家大都是从历史学走向人类学,而我仅仅是应用人类学的基本方式解决历史学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当不起人类学家,我的研究仍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仅是在方法上应用了一些人类学基础知识而已。与传统史学相比,传统史学家重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都是宏观的,而我所做的课题多为区域性的、基层性的、影响面较小的问题。宏观历史学家无疑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我觉得我的研究也并非没有意义。其实,走向细节不正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吗?从细节中看中国历史,其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是独特的,本书实为我在调查中点滴体会的总结。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得到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徐晓望

2008.4.28 于福州小柳村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霞浦县松山天后宫调查	(1)
一 松山天后宫现况与古迹	(1)
二 松山天后宫历史及其信仰人群	(7)
三 松山天后宫妈祖挂图概述	(17)
四 松山天后宫妈祖挂图的特殊性研究	(53)
第二章 马祖列岛妈祖庙调查	(61)
一 马祖岛的历史	(61)
二 有关南竿岛妈祖澳天后宫起源的考证	(66)
三 闽南人与南竿岛妈祖村天后宫	(70)
四 关于南竿岛妈祖庙与马祖列岛的命名	(73)
五 南竿岛津沙村的妈祖庙	(74)
六 马祖列岛其他天后宫	(77)
七 马祖列岛其他水神崇拜	(79)
第三章 厦门岛妈祖庙调查	(91)
一 厦门港市的发展史	(91)
二 厦门的主要妈祖庙	(95)
三 厦门妈祖宫与“妈祖”之名的流行	(106)
四 厦门岛妈祖庙的兴废概况	(109)

第四章 闽北妈祖庙调查	(113)
一 浦城县的妈祖庙	(113)
二 武夷山市的妈祖庙	(120)
三 建阳市的妈祖庙	(126)
四 顺昌洋口镇的妈祖庙	(131)
五 邵武市妈祖庙调查	(134)
六 南平市区的天后宫	(140)
第五章 澳门妈祖阁考察与研究	(147)
一 有关澳门妈祖阁的学术争议	(147)
二 严启盛与澳门妈祖阁的创建考	(154)
三 澳门妈祖阁洋船石考	(172)
四 澳门妈祖阁的创建与重修	(183)
第六章 澳门望厦妈祖庙调查	(209)
一 澳门北部的莲峰庙	(209)
二 望厦村的天后宫	(216)
第七章 澳门离岛的天后宫	(224)
一 凼仔岛的天后宫	(224)
二 路环天后宫	(229)
三 澳门路环圣方济各教堂的天后圣母	(233)

第一章 福建霞浦县松山天后宫调查

福建霞浦县松山天后宫是闽东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妈祖庙。该庙有关妈祖事迹的 64 幅挂图显示:当地信仰者认为:林默是当地人,后来出嫁湄洲马氏——换句话说:松山才是妈祖真正的故乡。因此,这一挂图向我们展示了与妈祖主流传说略有不同的另一种妈祖事迹版本。我们知道:自从清代《天后显圣录》一书出版后,各地有关妈祖生前的传说几乎是一个体系,所以,当我目睹霞浦松山天后宫独特的妈祖传说后,感到十分兴趣。现将这一挂图的妈祖传说比较于《天后显圣录》,并尽量说明松山天后宫挂图背后的文化蕴藏。

一 松山天后宫现况与古迹

霞浦县古为福宁州州治,清代改称福宁府。霞浦县面临三都澳海湾,松山是位于福宁州海口的一座半岛——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座海岛,后来,由于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松山在宋代变为半岛。松山海拔 256.9 米,屏蔽福宁州海湾,它的东南侧成为当地的主要港口,历史上称为松山港。



松山及松山前的海港

松山港现在是一个渔港,当地民众半渔半农,其中农民隶属于松农村,而其渔民隶属于松渔村,二村都隶属于霞浦县的州阳

乡,松渔村 1990 年有人口 1787 人,松农村为 1347 人。^①

从霞浦县去松山不算远,其实,在霞浦长途汽车站,即可远远望见松山。市内设有公共汽车往来松山,每十五分钟一班车,行车 20 分钟可到松山。只是有一段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在松山站下车后,便可看到松山,顺着街道向东行 10 分钟,即到海岬上的松山天后宫。松山天后宫主要是当地渔民的信仰,民众称之为“澳尾宫”、“阿婆宫”,现在的匾额是“松山天后宫”,从出土的碑记来看,清代其匾额为“靖海宫”,现在的匾额是“天后圣母行宫”。

松山天后宫座落于松山临海的小山坡上,大门面对福宁湾,视野开阔。明朝曾在松山之顶设立烽火台,据老人言,现山上仍有烽火台的遗迹。明代松山是福建四大水寨的驻地之一,长期有水师驻守。明末倭寇消亡,海防松弛,水兵多化为渔民。松山天后宫是渔民的信仰。松山宫内只有一座大殿,殿后即为陡峭的松山。大殿右侧有小路通向山顶,庙内人打算在此地盖一座供游人休息的楼房,楼房外部结构已经完成,正在砌内墙,这是 2007 年 10 月的状况。

松山天后宫临海的一面为一峭壁,过去,海涛可以直接拍打峭壁。后来,人们在峭壁下填土修路,海岸向前延伸,多出了一片沙滩。按照庙方的计划,以后要在面海的大门下修一条大路,让香客从海边登上石阶,来到大殿。现有的松山临海大门不可用,只能从侧门进入松山天后宫院落。

松山天后宫院落不大,约有 350 平方米。院内建筑仅一座大殿,两侧为普通楼房,一侧住人,一侧为食堂。院内有不少台湾人、晋江人捐献香火钱的碑记,也有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碑刻。

^① 林华章等:《霞浦松山天后宫》,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第 28 页。



左为松山天后宫的山门,右为大殿的匾额:“天后圣母行宫”

大殿内的妈祖像是新塑的,妈祖神龛两侧另有陪祀神,在右侧是陈、林、李三位奶娘之神,左侧是土地公、杜师公、涂师公、田公元帅。所谓奶娘之神,是闽东沿海常见的民间信仰,其主神为陈靖姑,她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神,又是除妖驱魔的战神,闽东到处都有她的庙宇,而且庙中一般都有李三娘、林九娘作为陪祀神。不过,陈靖姑的庙宇一般是独立的,很少有将其和妈祖一起祭祀。松山妈祖庙中有陈靖姑等三人,应是其原有的庙宇受到破坏,村民将其神像移到妈祖庙中保存。这种情况在农村十分常见。至于其它田公元帅,也是福建沿海常见的神,相传他是戏神,有关他的故事,当另作研究。他如杜师公、涂师公,则是非常少见的,应为当地之土神。

天后宫大殿较为古老,至少是清代前期的建筑。在其大殿的两条中梁上,尚有明清二代的题字留下。其中一条写道:“大功德主福宁州知州胡尔慥喜捨银贰拾,祈保口口高升口等事口。”关于福宁州知州胡尔慥,《福宁府志》仅有简单记载:“胡尔慥,德清

人,三十三年任。^①”据此,可知胡尔慥为浙江德清人,万历三十三年任福宁知州,万历三十九年去职。查其他各省的方志,计有《浙江通志》、《江南通志》、《福建通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载有他的名字,不过多数是一言二语,列在选举志与职官志,只有《江南通志》将其列入名宦志,对他的记载稍多:“胡尔慥,德清人。万历间知郡事,浚河建关,节费代饷(太平府志)。”^②看来胡尔慥虽然仕至知州,并转任多地,仍然是一个平凡的官员,可供记载的事迹不多。从其为松山天后宫捐梁并写上“祈保高升”等字眼,就知道此人俗气。有关胡尔慥只有这些史料。他的名字在梁上出现,说明明代后期松山天后宫的大殿就是现在的样子,所以,这条梁一直保存至今。

松山天后宫另一条梁上写着:“总镇福建(延建)福宁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吴万福口重建。”吴万福是在清代初年任职于福建,关于他的事迹,《八旗通志》记载:

“吴万福,奉天辽阳人。初仕明为守备,崇德七年大军围松山,万福随副将夏承德来归,隶镶红旗汉军。顺治元年从征流贼李自成,叙功授骑都尉世职。三遇恩诏,加至二等轻车都尉。十五年加都督佥事,充新设之福建福宁总兵。康熙元年六月,海贼伪总兵王士鳌、伪副将李礼泊船沙埕青屿山,万福遣使招抚,士鳌、礼悔悟投诚,为伪水师都督阮述、陈文达围阻,不得达。万福亲督兵夜驰踰岭,杀贼众千余,援士鳌礼突围出。二年十一月海贼阮春雷以船二十余窃据东蚶、长腰外岛,窥福宁。明鲁王旧将张煌言率五十余船入闽,与春雷合。适伪镇林国梁统三十余船来归,机泄,煌言合众围之。国梁斩煌言之弟嘉言,复以炮碎其船,乞援于万福。万福以福宁向无舟师,议用国梁之船攻之。遣游击

① 李拔等:乾隆《福宁州志》卷十五,宁德地区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自印本,第414页。

② 赵宏恩等:《江南通志》卷一一七,名宦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页。

李应先、刘成海等水陆夹剿，擒斩数百级，夺船械，毁东蚶长腰贼巢。春雷、煌言俱远遁。事闻，得旨嘉奖，加都督同知。三年三月春雷、煌言复集百余艘，泊三都、青山等岛。万福约水师总兵李长荣夹剿，长荣趋东冲口，万福统国梁船直抵官井洋，箭炮齐发，斩二百余级，焚其船五。贼窘，退出东冲口。长荣师适至，复进击，贼北溃，遂合兵追至大洋，阵斩及溺死者甚众，获甲冑旗枪无数。复穷搜三都青山各澳，毁其巢。春雷赴泉州降总督李率泰，疏请录叙。部议长荣加二级，万福加一级。上谕总兵李长荣、吴万福进剿一处贼寇，攻战无甚悬殊，再加核议。寻议各加一级。得旨，李长荣加署都督僉事，吴万福加右都督。十三年四月，逆藩耿精忠叛，万福婴城固守，城破，死之，全家被害。十九年诏褒恤殉难诸臣，赠万福左都督太子少保，赐祭墓谥忠愍，除所得轻车都尉袭替外，复荫子弟一人守备。三十五年福建巡抚卞永誉请建祠于闽，春秋致祭。得旨俞允。雍正二年入祀昭忠祠，曾孙瑞麟袭轻车都尉，十一年与都统赵宏济会饮，革职，销除轻车都尉。仍留骑都尉世袭罔替。瑞麟子锜鉴，鉴子国澍，递袭。国澍任广西庆远副将，万福次曾孙祥麟袭难荫守备。”^①如上所述，吴万福原为明朝将领，后在辽宁的松山降清，成为八旗将领。他长期驻守福宁州，又曾带水军作战，对松山港是十分熟悉的。当时福建水师都以妈祖为保护神，所以，吴万福肯出资重修松山天后宫。据《八旗通志》的记载，吴万福于康熙三年被封为右都督，死后授左都督太子太保，但松山天后宫梁上即不是右都督，也未写太子太保，而是写上左都督总兵的官职，可见，在康熙三年至十三年之间，吴万福应被提升为左都督，而太子太保是死后的封谥，《八旗通志》的记载有误。因为，若吴万福死后才授左都督，那么，松山宫梁上的题字还应包括“太子太保”这一封号。

有关胡尔慥及吴万福的题字的发现，说明这座大殿至少在晚

^①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卷二百三，人物志八十三，吴万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24页。

明就奠定了目前的规模,而后在清初大修,以后的重修没有变动它的基本构架。可见,它是一座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文物管理处将其定为古迹保护,是有其道理的。

大殿的顶上黑乎乎的一片,但在照相机闪光灯之下,似有古画存在。将照片带回家后放大,确实看到了古画。如图所示,这些古画主要是人物,而且是菩萨造型。这说明古代的松山天后宫大殿是被当作佛教寺庙来看待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即使是清代的湄洲天后宫,也是由僧人管理的。



松山天后宫大殿上的佛画

记载该庙历史的尚有一块乾隆五十八年的石碑,其名为:“松山靖海宫田园榷租赐官碑”。内容为:“自郡治东迤邐而南,有巍焉特峙者,曰松山,当巨海之要冲,面映七星,座朝五虎。昔曾有诗云:‘松山不放海水过,坐与潮汐争咽喉’。极形胜之大观矣。山之麓旧有天后圣母行宫、天地水三官殿地主庙,迄今数百余年,由来旧耳。壬子春,澳民见神像庙宇亟宜重修,稟明旧管神业,蒙县主许、郡主甄因为清查本宫田亩园山,并南北两衍租息,谕令设簿勒石,转行署县主许立案,俾首事照额轮流接管以垂永久。谓非神灵默佑乎?苞等谨尊宪海,筏彼青珉,镂诸紫篆,春蚕织无量

之碑，珊瑚七尺，古蛭绣丛兰之碣，鸚凤双栖，直与五虎七星之形胜并垂不朽云。是为记。

计开旧管田亩园山、南北两衍各号地段亩数：

一亩坐落二十五六都洋坑地方，土名前受一箩，又号土名坑园垵，受种六斗；一田坐落二三都江边地方，土名新门，受种八斗；一田坐落二三都赤岸地方，土名湓尾，受种七斗。一田园坐落在本澳地方，土名宫后、宫门前、大坪园、大混水、清园、宫仔后、大宫前、山后、后湾各一所；一旧管南楣海地，坐落长表泰子帽，土名宫仔、叠石、瓦窑、土爬各一所；一旧管北楣海地，坐落佛堂，土名小门、高山、北钓、鱼壑、马墓各一所；又土名散屿，下井、马墓、墨雨座各一所；一旧管本澳网门坐落火焰山，土名崎兜，共计六口。祖侯官年完田粮八亩一分，又寺粮两钱九分三厘，寺秩七升二合，寺租两钱一分四厘。又南北楣海地网鱼粮三两正。乾隆五十八年岁次癸丑冬至吉旦本宫首事仝勒石。张若苞、程天安、林孔后、张玉齐、何国定、陈奕坦。董事张献瑞、陈位旺、陈在德。”

这块碑首先反映了松山宫与官府关系较深，它的田产得到官府的保护。其次，松山宫拥有不少田产，这些田产，有些是稻田，所以有受租多少斗粮种的记载。另有一些“海地”的记载，所谓“海地”，应是当地渔民种植牡蛎、蛭、蚶、蛤等海产的地方，这反映了松山农渔结合的经济。再次，松山天后宫与官府的关系逐渐淡化，所以，清代的松山天后宫范围内原有的三官殿，今已不见，却多出了百姓信仰的陈林李三奶娘的神位。

总的来说，松山天后宫现有的文物证明了该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庙宇，至少在明代后期就存在了，清代的文物也说明该庙在当地信仰界的重要性。进一步探讨松山庙的历史，需要对文献的研究，然而，对于松山天后宫，当地文史界有争议，有错误，值得详细研究。

二 松山天后宫历史及其信仰人群

关于该庙的一些情况，当地文人集有《霞浦松山天后宫》一

书,由于是地方文人的作品,而其意图是弘扬当地文化,因此,虽说该书保留了许多民间数据,但该书也有地方作品共同的弱点——对历史与民间传说的夸张分不太清楚,每每将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例如,该庙主持人为了突出该庙的重要性,宣称该庙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并将现有的“六十四幅妈祖图”说成是宋代传下来的遗宝,这种说法经不起严格地考证,但该书的作者却力图论证此说,这就有必要对相关传说进行一番疏理。

现在所能找到有关松山天后宫最古老的文字记载,要算万历《福宁州志》,该书云:“松山天妃宫,南石崖上”。^① 编纂于清初的《古今图书集成》也重复了该书的记载:“松山天后宫,在南石崖上”。^② 可见,从可靠的文献证据而言,我们只能说现有史料只能证明松山天后宫建于明代后期。然而当地人却说有史料可证明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主要由当地人编着的《霞浦松山天后宫》一书列举了以下几条史料:“据《古今图书集成·福宁祠庙考》17页载:‘松山天后宫,在洄澜岸口,宋建。’……据《福建通志》卷九〈坛庙志〉所载:‘松山天后宫,在洄澜岸口,宋建。’……又《霞浦县志》卷二〈祠祀志〉29页载:‘松山天后宫,建自宋朝,在洄澜岸口。’可见,古书上,都记载松山天后宫建自宋朝。”^③

以上证据言之凿凿,但考之于史实,皆存在着一些问题。据核实,编纂于清初的《古今图书集成·福宁祠庙考》并没有“松山天后宫,在洄澜岸口,宋建”的记载,而《霞浦松山天后宫》一书的个别作者不知如何生造出这一“史料”? 必须说明的是:《霞浦松山天后宫》一书所引材料,差错很多,例如,《霞浦县志》的祠祀志是第24卷,不是前文所引的第2卷,其它史料文字的差错,更是

① 朱梅等:万历《福宁州志》卷二,万历《福宁州志》,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第46页。

②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零八,巴蜀书社影印本,第17561页。

③ 林华章等《霞浦松山天后宫》,第89页。

不胜枚举,对于一本民间草草成书的著作,我们这样批评,也许是求全责备。但不指出这一点,我们无法展开认真的研究。实际上,此书所引《古今图书集成·福宁祠庙考》有关“松山天后宫,在洄澜岸口,宋建”的“材料”,原出于民国《霞浦县志》,《霞浦松山天后宫》一书的作者却将它误植于《古今图书集成·福宁祠庙考》了,于是造成误会。当然,《古今图书集成·福宁祠庙考》与民国《霞浦县志》二书的权威性相差不可以道里记。《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所引方志,多为明代的,若明代的方志即载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当然可信度比民国时期的《霞浦县志》与《福建通志》强得多。然而,据现有文献材料,我们只能说民国时期才出现松山天后宫诞生于宋代的说法。现在所能找到有关松山天后宫最古老的文字记载,要算万历《福宁州志》。如前所述,该书并未说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清代的当地方志也未说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的《霞浦县志》,才出现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的说法。至于民国《福建通志》谓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从其文字与霞浦志完全相同这一点来看,应是录自于霞浦县志。

《霞浦松山天后宫》一书证明松山天后宫建于宋代的第二条证据来自楹联:“从殿内及正门的对联:‘浪遏三狮潮平五虎神女安澜福宁永福,殿基澳尾门对湄洲天圣建庙兴化同兴。’联中提到宋代天圣建庙,按天圣为北宋仁宗年号,为 1023 年至 1031 年。可见,松山天后宫建于十一世纪初期。”^①

霞浦松山天后宫殿内及正门的对联能否说明该庙即是建于宋代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楹联的创作时代与作者。据今人张景骞《霞浦松山的史迹》一文,这幅对联是他所撰写的。^②而张景骞其人对该庙建于宋天圣年间,并无更多的证据,因此,他人以该幅对联为据,论证此庙建于宋代,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应当说,从民国霞浦县志谓该庙建于宋代,迄至张景骞先生说此

① 林华章等:《霞浦松山天后宫》,第 89 页。

② 林华章等:《霞浦松山天后宫》,第 16 页。